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外现代政治经济学经典译丛

程恩富 主编

深度历史

——社会演化与人类潜能研究

Deep History:

A study in Social Evolution and Human Potential

[美]大卫·莱伯曼◎著 (David Laibman)

童 珊◎译 丁晓钦◎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外现代政治经济学经典译丛

程恩富 主编

深度历史

——社会演化与人类潜能研究

Deep History:

A study in Social Evolution and Human Potential

[美]大卫·莱伯曼◎著 (David Laibman)

童 珊◎译 丁晓钦◎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 - 2012 - 416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度历史：社会演化与人类潜能研究 / (美) 莱伯曼著；童珊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

(国外现代政治经济学经典译丛/程恩富主编)

ISBN 978 - 7 - 5161 - 4580 - 7

I. ①深… II. ①莱…②童… III. ①社会史学—研究 IV. ①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393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何美楠

责任印制 张雪梅

出 版

社 址

邮 编

网 址

发 行 部

门 市 部

经 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100720

<http://www.csspw.cn>

010 - 84083685

010 - 84029450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26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Deep History :a Study in Social Evolution and Human Potential

By David Laibman

Published b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 2007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ll Right reserv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is made possible by permission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2007 ,and may be sold only in China

国外现代政治经济学经典译丛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 程恩富

副 主 编 彭五堂 丁晓钦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 张 良	崔 云	丁 晓 钦	侯 为 民	胡 乐 明
胡 永 红	黄 纪 苏	金 吾 伦	雷 玉 琼	彭 五 堂
孙 业 霞	谭 扬 芳	田 文	童 珊	王 荣 花
邬 璟 璟	徐 则 荣	余 斌	张 街	张 建 刚
赵 丽	赵 英 杰			

总 序

程恩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揭示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运行机制的科学，并总是需要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演化而不断发展创新的。科学地与时俱进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品质和根本要求，也是它具有非凡的认知解释力、实践改造力和持久生命力的根本之所在。

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和现代化提出了强烈的现实要求。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应当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学术原则，在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这四个学术方向上持久地开拓创新。这不仅要求我们牢牢扎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从丰富的经济实践活动中探寻经济规律，提炼经济理论，而且需要我们怀有开放的心态，真诚地了解、借鉴和吸收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当今国外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经济具体实际的结合为主题，阐述了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国外现代政治经济学经典译丛”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遴选和翻译出版国外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典性著作，供国内学者学习研究和借鉴。

本丛书第一批翻译出版的 10 本著作，都是经过十分严格的遴选程序挑选出来的。首先，我们请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国外数十位经济学家推荐了 100 多部专著，又约请了国内外 20 多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向我们推荐近 30 年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具有创新性贡献并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性著作，总共收到 30 多种推荐著作。我们从中选择有 2 人以上推荐的著作，然后对其内容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影响力进行了全面评审，在此基础上最终精挑细选出 10 种著作进行翻译出版。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作本身是具有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具有持久影响的经典之作。为了保证翻译质量，我们规定，著作的翻译者必须是在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实际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或研究人员，且必须具有博士学位。著作的校对者必须是长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一般要求有正高职称。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力图把这些经典著作高质量地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丛书虽然属于经典性的学术著作，但除了个别著作含有较多数理模型和数学推导外，大都以文字叙述为主，内容并不晦涩，现实感强，可读性强，对于了解一个真实的当代资本主义也颇有价值。因此，它不仅适合高校和党校系统等经济类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可作为教学或研究的辅助教材或参考资料使用，而且也适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党政干部、高校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阅读参考。

本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的资助。在丛书取得中文版权和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田文主任、赵丽编辑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丛书出版之际，我谨代表丛书编委会向上述单位和人士，以及所有对丛书的翻译出版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尽管我们力图通过严格的规定和细致的工作，使丛书能够以完美的面貌呈现给读者，但是错讹和疏漏恐怕还是在所难免。所以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在将来再版时进一步完善。

二〇一四年五月

（作序者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英文国际期刊《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和《国际批判思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学部委员、教授）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社会演绎的一般理论

第一章 主体、因果律与历史	(9)
一 社会进化的一般模型	(10)
二 理论阶段体系	(30)
三 本章小结	(42)
第二章 资本主义的变迁——PF—PR 模式及其二者选一	(43)
一 PF—PR 模式和资本主义的变迁	(44)
二 交换方法、问题和争议	(48)
三 结论：两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	(63)

第二部分 资本主义：结构、逻辑、阶段性

第三章 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捉摸的结构	(69)
一 资本主义剥削模型的组成部分	(70)
二 剩余价值掠夺的全息测定	(80)
三 总结与结论	(87)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逻辑——增长与危机	(90)
一 资本主义及其危机	(91)
二 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类概述	(94)
三 总结与结论	(111)
第五章 资本主义时代的阶段模型	(113)
一 对当今一个阶段分析的材料	(114)

二 积累、扩散、民族和国家：一个资本主义分期的合成 (122)

三 对现在的启示：将阶段模型运用到目前紧要关头 (130)

第三部分 超越资本主义：想象的未来

第六章 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超越阶级 (139)

一 构建框架：全面民主的协调 (142)

二 激励、参数化形式、收入分配 (147)

三 社会主义构建的一些具体建议和结论 (157)

第七章 苏联经验和完全共产主义的理论 (161)

一 有关苏联的社会主义讨论：现实和灭亡 (162)

二 樱桃海滨猜想 (173)

三 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 (178)

参考文献 (185)

索引 (206)

致谢 (215)

前 言

有时你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历史就是个谜。没有人会去探个究竟。我们甚至从未想过这么做。”但是，经过多年的反思，我确信我们可以解开历史的谜团，“看在上帝的份上”（非常文学！）我们应该寻找最基本的解释——探究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以及历史书表层下面那更为深层次的结构，即所谓的“深度历史”。如果你觉得这是项令人生惧的或者扫兴的项目，甚至不愿意去尝试一下，那么不要再看下去了。然而我更希望你是愿意去尝试一下的。

几年前，我在纽约的布莱奇（Brecht）论坛上作了有关这个主题的演讲。在演讲结束后的讨论中，一位听众就像投掷导弹那样想出了一长串后现代主义作者喜欢用以反对任何哪怕稍微带有系统性的解释的形容词。在他的列表后面，我还加上了一些，尽管毫无疑问这张列表并不完整：决定论主义的、本质主义的、目的论的、线性的、实证主义的、理论主义的、进化论主义的及唯科学主义的。还有一个名词：元叙述，以及一个主格动词形式：特权。[例如：“我们必须拒绝元叙述给予的所有特权（经济/工人阶级/科学）。”] 现在后现代主义者通常并不对定义坐视不理，但是这些被谴责的动词都需要精确描述，这样，我才能够进行辩护。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及在所有法律协议中，我会同时服罪和不服罪。

以决定论者为例。一个非决定论者的立场更为可取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至少尝试将那些决定现实水平或者可以作出因果关系的陈述，跟那些存在过多及偶然性解释的选项区分开来，这不是很有意义吗？当然，这是“本质论”——本质（深层结构）和表象（表层结构）之间的区别。本质论，曾经用来表示表象与本质的分离，却偶然地派生出来，独立于它们之外。简而言之，本质论意味着对表象和本质区别的误用，而且是本质，不是区别本身。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是针对原型粗糙的模仿。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目的论。目的论把意图跟目的归于不支配它们的因素。在社会或者自然系统中，这不仅仅是定向性的观念，而且是不断前进的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为什么要服罪来接受这些适当的微妙的形式的区别，而不是荒谬的理解。在不失去表层结构和深层次结构联系的情况下，我会从深层次结构入手，或者说将深层次结构视为独立于其外在表现的某种东西。这只是巧妙地运用概念工具的问题，就像运用其他任何工具。

正如你将意识到的那样，本书并不是关于历史的，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不是一部“人类的历史”。我并不会详细地叙述各种运动、斗争、反抗的细节；这些是其他更加专业人士的工作。我也不会试着去扩大人类的历史，使其涉及日常生活、文化以及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我甚至不会提供标准历史课本的材料，有关君王、战争以及治国方略。我的计划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去探索人类丰富经历背后存在的所有形式的奥秘，找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我们自身存在意义的解释性原则，以及我们将何去何从。

我的计划暗示和假设事实上存在一个深层次结构，它对于我们的直觉和知识而言并非显而易见的。为了找到这个深层次结构，我们将运用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来代替许多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室实验。在每一个阶段的探究，读者们都应该去面对并掌握这些抽象概念；这就是我们用来超越具体经验背后无数细节和感官的方法。

我们这么做正确吗？我是不是漏掉了一些重要的因素，用偶然的现象来代替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关注并不完整的基本原则？极有可能！那就是批评家们对我的分析的争论之处。但是，他们给的证明又会在他们所推荐的替代理论中出现。说明怎么能够做得更好与放弃所有的尝试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

在整个计划中代理与结构的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我会直接陈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不是自觉自愿的人类——代理所做的。然而，人类的意愿与行动从未间断过。正如马克思的名言：“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历史并非如人类所愿；自古以来，人类是在他们直接遇到的情况下而非他们自己选择的情况下创造历史的”[出自马克思在1852年写的《科恩福思》(Cornforth)一书，1954年第30版]。为了解决人类在个体意识和行为的多样性的情况下形成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稳定

结构——看起来好像与人类的意愿没有关系；为了理解在关键时刻他们聚集起来开展运动和斗争并且最终获得决定性的转变——这一切显然表明，事实上，人类复杂交错的个人意愿确实面临着一个客观框架和客观限制。“客观的”在此处的意思很简单，是指独立于主观性和意识性。自然环境连同那些适用于这种环境及其变换的积累的知识，显然是属于客观性。在交互错杂的人类意愿结构中，每个人的意愿都受到他人意愿和行动的约束，这则是属于主观性的。

每当我试着去描述方程的客观方面时，比如，对于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所写的历史的一般理论，一些人会有这样的反应：“你这不是脱离了阶级（或者其他）斗争吗？”我的回答很明确：当然没有。正如你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一大群人，这些人的意识和兴趣都被他们自身所处的情形联合起来，其共同斗争总是历史的动力，在围绕这些斗争的任何客观情况的假定中没有什么会改变这一事实。对现在而言，结构和代理的设想不能互相独立；每一方都必须理解另一方的具体性和确定性。代理，意识和目的对于本书描述的每一个动态过程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中已经以某种方式省去了主观方面，那我倒要问问这些人，客观性是否会在脱离它自己上下文的可能性才是有效的。简而言之，这种观点看上去就像是“人类只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了历史，才算是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这显然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

因此，在本书中你不会发现历史的细节；你只会发现本书尝试着去建立一系列工具，以便我们能够理解历史的深层次结构。另外，读者会发现本书省去了马克思体系的注释。一般来说，任何熟悉马克思的人从我上面的叙述中都会清楚地发现，我的全部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虽然如此，我并没有试着去介绍本书从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其他古典抑或现代作者原著中所引用资料的详情。其中的三个原因如下所述。第一，这些引用的资料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参见参考书目。第二，出版商、作者和读者都同意本书的厚度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第三，则是一个更加深层的原因。一些马克思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一个明显的趋势——他们视马克思的著作为一权威来源，在某种程度上，不会出现在其他作者的讨论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有时被我称为“文本主义”——见莱伯曼，2002年——的神圣化的马克思的著作，不仅可以

在马克思主义者用非常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近代历史的文章中看到（见第七章，关于苏联部分），还可以在那些认为其批评对象是以文本为中心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看到，而当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时则多少会有些沮丧。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过于强烈地表达我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走自己的路，从头开始，这是马克思遗赠给我们的历史理论传统。我们必须放弃威权主义的冲动，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归因于马克思。我愿意想象着马克思本人把我们这些后继者踢出他的理论框架，对我们说着：“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上最大的长期（非宗教）群众运动，而且我相信，因为这种客观需要，通过我们所有后继者，它最终将会比以前更浩大。更重要的原因是，要试图避免旧时的冲动倒退到独裁宗教的教条而非用科学标准来证明理论的有效性及可接受性。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一项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吗？（我个人偏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是：任何深信自己是位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好一点的表述：这项工作是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差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可能还有更好的问题组合来表达：这项工作是好的社会理论吗？它是否对我们的工具库有所贡献，以便政治上更有成效以及发展对历史的理解？它是否是科学的、决定性的、人道的、开放的？它是否有利于指导人们在这个时代的大量的解放事业？我面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时相当惶恐；我唯一安慰的是，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同时要有所有其他努力结合在一起。

《深度历史》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涵盖了整个项目最一般的层面：例如调节人类社会演变的原则，包括时期划分——对这一点，我用了准新词“阶段的”来表示时期划分。具有逻辑和实证的参考物，而且被连接成确定的阶梯状模式的理论阶段的概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建议在第I部分，“强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可以和“温和”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共存；这些替代实际上是指共存的、互补的抽象层次。当然，这引出了许多关于有效性标准的问题：我决不能按我自己的意愿，设立一个“强硬”的标准（社会整体抽象），在此标准下，对历史做出定向的、前进的断言而无须担心验证问题及历史的多样性；也不设立一个“温和”的标准，在此标准下，可以处理丰富历史记录中的所有灾难而无须担心给出一个明确的、有意义的理由。当然，我们的目

的是互通性地利用这两个标准去建立逻辑严密的、实用性的、实证性的测试，来证实或者驳斥整个方案。

第二部分是关于社会演化阶段结构中最复杂的阶段，其已经将自己建立在历史记录进程中：资本主义。这部分内容因此也包括更多章节，前后连续性很强：（1）资本主义的结构，作为获取剩余价值的系统它是如何运作的（不管你相信与否，我始终认为这一部分会有新的内容）；（2）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长期趋势和危机分类）；（3）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阶段，该阶段的系统同样受到第 I 部分中所说的抽象社会总体阶段所受到的严格要求的制约。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理论认为价值理论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价值理论我也努力进行了大量研究，对此我毫无一丝遗憾。（对于这项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及大量参考，详见莱伯曼，2002 年）。在第三章中我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和剥削进行了论述，尽管对于保持本书内容的前后一致性来说，这部分内容并不是价值理论所要求展开的，特别是其定量方面的内容。我坚持我的目标是对于严肃而无经验的读者来说，我要保持我陈述的独立性和可理解性。为此，我试图专注于价值理论最基本的因素，而不受制于理论本身的语言及定量表达式。时间会说明这种策略成功了多少。

第三部分是三个部分中最具思索性的部分，它超越了资本主义本身，用早期发展的手段来再现、更新和振兴（我希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超越资本主义的同时，还涉及所有阶级划分及剥削。如果这部分是成功的，那对它的理解应该基于前面章节中的一般社会演化理论的框架。这部分的目标是呈现一个非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用一般阶段理论去展现尚未存在的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的同时，要避免任意的推测和对未来具体的规划。这确实是一项高标准的、艰巨的任务。

我希望本书带给读者更多的是一种帮助而非阻碍，所以我应该简要地提一下本书的一个特点。本书采用了非定量的图表，即用我所说的“概念几何”法来解释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图表出现在前五章，试图向读者展示相互关联的概念集的直观确定性。也许我在经济学上的训练将会因此指责我，但我真的希望读者们会因此发现图表比其他工具更有用。

几十年来，我的思维受到了太多方面的影响以至于我不能一一感谢他们；参考书目会说明我受这些方面的影响程度，但是我对于应该包括在参考书目内却未提及的资源而深表遗憾。在此我必须提到几个人，他们都在我完成本书的不同阶段阅读了我的部分手稿，我与他们进行交谈、辩论，他们的作品让我受益匪浅。保罗·布莱克利奇（Paul Blackledge）、瑞奈特·布利登西奥（Renate Bridenthal）、艾伦·查林（Alan Carling）、芭芭拉·弗莱（Barbara Foley）、玛英·简特曼（Marvin E. Gettleman）、罗宾·韩奈尔（Robin Hahnel）、德里克·勒沃约（Derek Lovejoy）、杰拉德·梅耶尔（Gerald Meyer）、迪米特里斯·梅伦纳基斯（Dimitris Milonakis）、德保拉·穆特尼科（Deborah Mutnick）、约翰·皮特曼（John P. Pittman）、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以及保罗·威史尔里（Paul Wetherly），他们的评论和批评对我非常有用；他们不应该因我未达到他们的期望而受到指责。在本书中我提炼了好几代学生的思想、观点，而且我已从他们那儿得到了无价的成果。

我们既需要丰富多样的人类生活，也需要潜在这种生活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我们既需要那种体现在运动、斗争中的具有深刻意义的人类精神，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也需要彻底掌握在任何时期限制各种可能性的客观实际，并在前进道路上揭示阶段。谁说我们不能有自己的蛋糕并且吃了它呢？

大卫·莱伯曼

纽约布鲁克林 2005 年秋

第一部分

社会演绎的一般理论

